暖暖的元宵节

裴雪杰

“正月初一迎新春，正月十五走大街”。小时候，初一迎新春，垒垒都早早起床和兄弟姐妹一起给长辈拜新年，欢欢喜喜和同龄好友一起捡花炮，虽说喜庆、欢腾，但垒垒还是觉得没有正月十五走大街让人过瘾。现在垒垒仍感暖意融融的莫过于刚上班那年的走大街。

那时候元宵节里走大街，人们走的不是街，而是边走边欣赏沿街商店放的花炮，边走边观看沿街展示的花灯、边走边仰望空中绽开的烟花、边走边品尝沿街推卖的小吃、边走边陶醉于热气腾腾的节日气氛中……

垒垒是一名老师，他所在的学校要组织学生元宵节晚上走大街。让学生们带着各式花灯走大街，目的是通过走大街展示学校风貌，也给节日增添些不一样的色彩和温度。

垒垒当时教的是小学三年级，小学生们自制力较弱，注意力容易分散，平时上课，垒垒每一刻钟都需要维持一下课堂秩序的。走大街？元宵节的大街上有那么多的可看、可玩、可观、可赏、可停留地方，垒垒担心学生们走大街时出现心不在焉、顾左望右之乱糟糟情景，甚至出现学生落队跑丢的惊险事故。大街上人来人往，说不定什么时候就冒出来些熟悉的亲戚或朋友，他们会嘲笑他大过节的不和家人一起走大街，却领着一群小娃娃胡乱晃荡。这也是垒垒不情愿走大街的一个结。

那天晚上，垒垒走向所教班级时，班长赵果果已经快将队伍整理好了，孩子们手里提着家长准备好的鲤鱼跳龙、金童闹春、五彩圣兽，小白兔乖乖、孔雀姐姐、七星瓢虫等或大或小十分明亮的各式花灯，每个孩子脸上都荡漾着他平时没有见到过的喜悦神情。垒垒刚强调了几点注意事项，已经有几个班级开拔了，赵果果随即吆喝着口号带着学生跟上去了。

垒垒不想让熟悉的亲戚或朋友看出来他今晚的任务，就推来了道具自行车，装作走大街的行人跟在班级后面出发了，不大一会他们就走入主街。

街道两边是已经布置好的各色花灯，街道中间熙来攘往着走大街的人群，他们爷爷领着孙子、奶奶牵着孙女、爸爸背着小户主、妈妈抱着小棉袄、男神带着女神、姐姐拉着妹妹，一幅人山人海万人空巷的热闹场景。

走路尚且摩肩接踵，推自行车简直就是寸步难行，垒垒这一招失效了，总是遭遇人流跟不上他们班级的队伍。垒垒恨死他那辆自行车了。

赵果果这个小机灵那天表现太令人难忘了，她一边维持着队伍按方阵前行，一边还不忘举着花灯喊着口号回过头给垒垒开路。

孩子们那天的表现也出奇的有序，他们没有在小吃摊前贪恋小吃，没有被街上美景吸引而驻足不前，没有嘻嘻哈哈歪歪斜斜走不成方阵，相反却是因为新奇夺目的花灯、天真可爱的笑脸和整齐划一的步伐而惹得行人频频给他们行注目礼。还真是的，那天晚上不是垒垒带着孩子们走大街，而是乖巧可爱的孩子们带着他走大街。

他们那天观看了多少家的灯展，走过了多少条街道，遇到了哪个亲戚和朋友，前来接孩子们的家长们说了些什么，垒垒都忘得一干二净，唯一不忘的是赵果果指挥若定的眼神、孩子们超乎寻常的秩序、学校领导对他的赞誉之词。

垒垒回到家，中央电视台播放的《三国演义》已接近尾声，毛阿敏正在唱“黯淡了刀光剑影，远去了鼓角争鸣……”

滚滚长江东逝水，一晃，这么多年过去了，好多美好感情都黯淡了远去了。但每年的元宵节，垒垒眼前总飞扬着一个个可爱的笑脸，脑海总浮动着一幕幕的感动，心中总流淌着一股股的暖流，这些都给他无穷的力量，伴随他毫不犹豫一直坚定前行在教书育人的道路上。

铁花里的“年味儿”

付艺波

东风夜放花千树。更吹落、星如雨。
——宋·辛弃疾

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“年”，而这个“年”却是一种对时代的追寻。“年味儿”不仅具有时代特点，还有着地域特色，就如腊肉之于四川，冰灯之于东北，花灯之于苏杭，每个地方都有着独特的“年味儿”记忆，而我对“年味儿”的记忆要从看打铁花开始。

我学习古典诗词时，读到了辛弃疾的《青玉案·元夕》。“元夕”正是大家熟知的正月十五元宵节，而词中开头所说的那两句则是我所要讲的铁花里的“年味儿”。我的家乡在山西省长治市上党区荫城镇，一个有着“千年铁府，万里荫城”之称的地方。据民间传说，这里曾是三国时期著名的铁器生产基地，曹操官渡之战时使用的铁钩、铁锚都产于此地，因此打铁花的习俗也应运而生。

儿时，过年最想看到的表演便是打铁花，元宵节那天观看的人最多。还没等天黑，乡亲们便来到表演场地，打铁师傅们开始拉风箱，火焰一下子蹿得老高。打铁花所使用的是生铁，而这些生铁往往是从左邻右舍家里收集起来的破铛烂锅。生铁在土炉里被呼呼地灼烧着，拉风箱的人喊起“嘿呦、嘿呦”的号子，铁水在熬锅里“咕噜噜”冒着泡，土炉里的炭火泛着红光，为新年增添了不少“红红火火”的年味儿。眼看铁水已经熬好，打铁人便将铁水倒在特制的木头抛勺里。抛铁水也是一项功夫活，稍不留意便会将周围的树木点燃。打铁人将木勺以45度角向墙壁抛去，刹那间，铁水溅起无数的铁花散落下来，铁花迅速凝结成为一颗颗小黑珠子。有的时候，人们会将铁水抛向干枯的树木，铁水溅起的火花耀眼夺目，光彩熠熠。这样的动作会反复做上好几回，让人们大饱眼福。说实话，打铁花比现在的烟火更有味儿，更接地气。

一连好几年的元宵节都见不到铁花的身影了，打铁人的手艺似乎已尘封。前年，打铁花在我们“铁府”再次兴起了。近几年，地方政府重新将民间传统文化的星火点燃，让民间艺术“活起来”“火起来”。这是国家对民俗文化的保护，也是每一个“铁府”人的守护。人们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，围在“铁府”郊外，大型打铁花“专用炉”火焰冲天，打铁人闪亮登场，他们穿着特制的“防火服”，娴熟地操作起来，在姹紫嫣红的灯光效果下，一场铁花盛宴呈现在人们的眼前。铁花如漫天雪花，光彩照人；如奔泻之瀑，张扬无羁。这场铁花盛宴告诉我们，传统民俗并没有消亡。

真心感谢我们每一位呵护民俗文化的手艺人，也希望这样的民间技艺能一直在我们身边。

元宵节猜灯谜

吴翼民

中华民俗，一到正月欢乐热闹的日子就应接不暇，衔接了腊月的年味。从大年初一开始，无论城市乡村都沉浸在喜庆的氛围之中，高潮一个接着一个，到元宵佳节又趋一个高峰。我孩提时代印象最深的是元宵节有铺天盖地的灯会和谜会。

大抵灯会和谜会是紧密相连的，有灯会就有谜会，有谜会必有灯会，所以就有了“灯谜”之说。老式的称谓又把猜谜叫作“射虎”，很有趣，也很有气势。灯谜素有“文虎”之谓，那谜底犹如草丛中的卧虎，难以明察，难以射中，故把猜谜唤作“射虎”。有的放矢嘛，细细揣摩，猜谜真像射箭一样，一矢中的，犹如射中了猛虎样痛快呢。

也许从前娱乐活动比较传统且单一，不像现今电视机普及，电视节目琳琅满目，光守着个电视机就可以娱乐一个新春。从前，我整个新春假日尤其是元宵节前后到处去逛灯会猜灯谜。市区文化宫啦，工厂俱乐部啦，园林景区啦，甚而街道居委会也都举办猜谜活动。猜谜活动都是有奖品的，如糖果蜜饯、铅笔橡皮，丰厚些的还有牙膏肥皂。倒不是为了获取奖品，主要是享受猜谜的过程，一旦射中，其快感难以形容。已经过去几十年了，当初猜谜的兴奋劲儿依然让人向往不已，也因此有许多精彩的谜语让人回味无穷。

记得那时精彩的谜语可不少，我比较喜欢形象生动的谜语，如：“小小诸葛亮，独坐军中帐，摆起八卦阵，活捉飞来将。”（谜底：蜘蛛）“长脚小儿郎，吹箫走进房，爱喝葡萄酒，拍手见阎王。”（谜底：蚊子）“两只白狗，蹲在巷口，五个公差，一牵就走。”（谜底：擤鼻涕）“驼子背袋米，背到衙门里，衙门一关闭，驼子跌进去。”（谜底：汤匙）同样的“汤匙”谜底，还有个也很形象的谜面：“小白鸽，桌上趴。你拉它的尾巴，它亲你的嘴巴。”又如：“在娘家青嘴绿叶，到婆家面黄肌瘦。不提起来也罢了，提起来眼泪汪汪。”（谜底：竹篙）多么形象动人的谜语啊，活脱脱一个受虐待的小媳妇的形象，谜底却是船用的竹篙。类似的还有谜底为“毛笔”的谜语：“一个女子生得俏，五个郎君来抱腰，水梳头发黑又亮，绣龙描凤手段巧。”

我喜欢形象生动的谜语，也喜欢非常机巧精致的好谜，譬如“木偶奇遇——打一字”（谜底：森），木的奇数和偶数遇在一起了，就是个“森”嘛；“花残一角泪两行——打一字”（谜底：蒞），“楚逐子胥——打水浒人名”（谜底：吴用），伍子胥被楚国驱逐后得到了吴国的重用，不就是“吴用”吗？“西蜀擒孟起——打国名”（谜底：巴拿马），孟起者马超是也，西蜀即巴地，在巴地擒拿了马超，即“巴拿马”也。如此等等，皆是上乘之作。

还有一则猜典籍《孟子》中名句的谜语，整个用的《西厢记》故事作的谜面：“普救寺，草迷离；空园中，或借居；夫人病，头难起；一炷香，卜归期；天已暮，日落西；张相公，长别离；虽有约，负佳期；错认白马将军来也。”（谜底：晋国天下莫强焉）最有趣的是最末一个“焉”字，扣“错认白马将军来也”，每句都可细细品味。不懂《孟子》和《西厢记》，如今的年轻人无论如何猜不出这个谜语。

舞龙灯，接灯人家平安过新年

彭桦

“玉漏银壶且莫催，铁关金锁彻明开。谁家见月能闲坐？何处闻灯不看来？”年味，在一声声爆竹声中越来越浓。小时候过年，最难忘的是看“耍龙灯”。

我的老家，在湖南省衡阳市衡阳县渣江镇彭祠堂，它也是清末名将彭玉麟的故乡。小时候，一到过春节，我们村都要耍龙灯，我们小孩更盼着耍龙灯。老人说，龙代表吉祥，耍龙灯就是把这份吉祥之气带到每家每户，让接灯人家都平安地迎接新年。

我们村的龙灯有十九节，整条龙灯都是用木条做支架，并用竹篾编扎起来作为龙骨龙筋。用黄帆布将龙架罩住，然后画上彩色的鳞片，就做成了龙身。编扎难度最高的是龙头和龙尾巴，需要技艺娴熟的篾匠，劈毛竹的最外层，扎成形。凹凹凸凸、边边角角的地方用不同颜色的蜡光纸和皱纹纸粘贴裱糊，做到棱角分明，活灵活现。和龙灯同时扎好的还有两个排灯，即照明灯。照明灯的制作过程很简单，红色的油纸贴在编织好的竹篾灯罩上，里面装上烛架，使用时插上蜡烛绑上灯杆子就行了，并在灯罩上写上象征幸福吉祥或恭贺新春之类的祝福语。一支龙灯队伍有二三十个人，分别是舞龙手十几人，锣鼓队七八人，举排灯的两人，还有带队的队长和跟在龙灯队伍后面看热闹的大孩子们。舞龙手都是村里的壮汉，没有一把劲是舞不起龙灯的。舞龙头者尤为关键，龙头既大又重，并且还要带头舞动，整条龙灯都是在他的带领下舞动，舞龙身的人只要将龙身贴在龙头上跟着翻转就行了。最难的是龙体翻滚动作，舞龙手双手举着龙体支架上下左右不停地翻动，并且还是在奔跑中运动，不是经常干活的大汉是坚持不下来的。记得小时候，我们村耍龙头的是当村长的爷爷，每次看爷爷耍龙灯，都觉得他十分威风。后来爷爷老了，又把这个绝活传给了三叔。父子俩耍龙头时都爱笑，骨子里透出自信和淳朴，让我记忆犹新。

龙灯一般在年前就准备好了，从正月初七晚上掌灯时开始表演，正月十五元宵节结束，通常叫“圆灯”。“圆灯”那晚，也就是正月十五晚上，龙灯要进自己村子里的祠堂向本族告别。在悲壮的锣鼓声中，舞龙手们舞着龙灯跑步往前冲，跳过事先烧着的一堆大火齐喊三声：“送黄龙上西天！”随着黄龙在烟雾中“升天”，新年就在这种仪式中结束了。我们又默默盼着下一个新年的到来。

斗转星移，物是人非，一晃几十年过去了，当初看耍龙时的情景和舞龙灯人的身影如今还历历在目。舞龙灯作为中华民族古老的风俗，表达了劳动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。惟愿这一古老风俗在人类文明的长河中一直传承下去。